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為

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皆次第而作耳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

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未最善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以

十數夜郎最大邛都最大徙笮都冉駹最大

公文勢本此邠太史口子厚此記云永最善

然別云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環求僕問出則游游復多恐何言之不同也
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浯音吾水名浯溪在湘水南北匯於湘元

結命之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瀧音雙

日活溪南至于龍東門泉奔湍也一作東至于黃溪東屯徒門切

字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

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百一

至黃神祠無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

之華葉駢植一字無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

巖窟水之中皆小石一字無平布黃神之上揭

水八十步論語深則厲淺則揭註以衣涉至

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

千尺溪水積焉積即黛蓄膏渟黛畫眉也來

若白虹作來沉沉無聲沉沉之一有魚數尾方

來會石下元注云楚越之人數南去又行百

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頷斷齧

頰頷下也斷齒根肉也。頰胡來古海二其

下大石雜列雜一作離可坐飲食有鳥赤者鳥翼

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

樹益狀石益瘦水鳴皆鏘然鏘七又南一里

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

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漢書

白謂黃虞之後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皆黃

蓋取諸此姓莽既死神更號黃氏迺來擇其深

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

女曰黃皇室主莽號其女定安公主大后黃

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

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

莊子長壘之民欲俎豆于於為立祠後峭徒

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

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為僂人僂與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隙

隙則施施而行施如字徐行貌又音怡漫漫而遊漫莫

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

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

相枕以卧卧一無以卧而夢三無此意有所極

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

水有異態者態一作勝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

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

法華寺名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一作抵遂命僕人過湘

江緣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茷音吠草葉盛貌切

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踞音據

漢史註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

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洼然岬山深之狀

注水也汗也岬火加切洼烏瓜切若垤若穴垤徒結尺寸千

里攢蹙累積攢徂九切莫得遯隱縈青繚白繚音了繞

也外與天際外一作水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

特出方言冢或謂之培關而東小冢謂之培薄朗口切悠悠

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

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如

日之人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

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冥一作與物不一

異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

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鈞潭記鈞音古鈞諸韻無從母字集韻作鈞蒲補母朗二切

並注云鈞鑄也鈞鑄乃鼎具據小丘記云得西山後八日又得

鈞鈎潭則此記在前記後作亦
元和四年文下二記當繼此也

鈞鈎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

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蓄其

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音沫

沫也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

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丘

異切旦款門來告曰款叩也不勝官租私券之委

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

貨音茂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

交易也

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一無者字有聲滾然

滾徂宗切又音終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

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立

者非茲潭也歟

鈞鈎潭西小丘記註見前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

鈞鈎潭西二十五步常湍而浚者而一作為魚

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

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狀一作壯殆不可數其嶽

然相累而下者

嶽山險貌。嶽音

若牛馬

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

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

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

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巳時同遊皆大

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

剗音產 諸韻玉

篇皆無此字義 當作剗平也

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

立美竹露竒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

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

一本獸下舉熙熙 有魚龜字

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

泠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

澹音營 水回也 悠

然而虛者與神謀

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

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

漢上林苑地。鎬戶老切鄠音戶

則貴游之士

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者日增千金而

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漁夫過而陋之

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深源克巳獨喜

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篁竹田也聞

水聲聞絕一作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

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為坻為嶼坻嶼皆小洲也為嵒嵒五男苦

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

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視游魚類若乘空

日光下澈徹音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

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

蛇行斗北斗史記枉矢類明滅可見其岸勢

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

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

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

古龔一作龔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

恕已曰奉壹崔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自袁家渴至小石城山四

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屬

遺之其人者也石渠記云元和

七年十月十九日云云
則四記可以類推矣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
 若鈷鉏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
 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大曆元年元結以此巖東向故名之曰朝
 陽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
 中幽麗其處也作永一本楚越之間方言謂水
 之支流者為渴作支一反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
 南館高嶂合作高一西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
 小溪澄潭淺渚間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

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

美石一本更有石字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

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小其樹多楓柟石

楠榿檮樟柚楓柟石楠木名榿木似豫章檮

櫛類也。櫛音諸如占切榿毘草則蘭芷又有異

卉類合歡而蔓生合歡草名鞦韆水石鞦韆音交

也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

紅駭綠蒼勃香氣東坡曰子厚善造語若此

貌。翁鳥功鳥孔二切勃音勃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

蕤蕤華盛貌草木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

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

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

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賈

曰八寸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

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

環周鮮苔也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

潭幅負減百尺清深多儵魚爾雅儵黑鱗郭

音條又直留切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

渴音其側皆詭石怪木竒卉美箭可列坐而

麻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

遠一作達字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

既崇而焚既醜而盈醜山宜切惜其未始有傳焉

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

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

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

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

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一字無巨石

為底一本无逵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

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揭蹠而往揭音懋又丘折竹掃陳葉排腐木

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

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

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

踐履耶得意之日一字無與石渠同由渴而來

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

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

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

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

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

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根其上為

睥睨梁欂之形莊子云梁麗可以衝城梁麗

睥五計切欂音麗睥睨或從土廣韻引博雅

俾塊土墻集韻城上垣杜預註左傳又作僻

禮司馬云小船也其旁出堡塢堡小城也塢

曰營居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

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

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竒而堅其䟽

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

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

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季不得一售且
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
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
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
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元和十年正月公自丞

刺柳州此記作於刺

出州南譙門譙城上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

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垂楊地名傳

也驛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右崖谷傾亞缺

圯部鄙切亞一豕得以為囿虵得以為藪人

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䟽荆音弗樹以竹

箭松檉桂檜栢杉檉正真切易為堂亭易切

峭為杠梁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

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憑一江化為

湖眾山橫環嶠澗澗灣嶠音聊一本作崦與

絕遠貌灣烏環切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

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

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

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以

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

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

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復其號既成作石于

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

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記不書其

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薄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
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匯音潰水北有

雙山夾道嶄然嶄鈕咸仕咸曰背石山有右

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

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

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

之南皆大山多竒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

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

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屏蒲曰屏山其西

曰媯山媯莫補切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一流

作沉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

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

肝如茄房茄音加藕莖也或積子下如人如

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

入小穴常有四尺周禮注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廓然甚

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

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太

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

河東水

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枰薄

明切又音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奕故以

云其山多檉多楮檉河柳郭璞云今河旁赤

切諸多筧管之竹筧管竹名節間相去多麋

吾其鳥多稊歸或作子規。稊切石魚之山全

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稊

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

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

一尺有洄在石澗洄回水也因伏無所見多綠青

之魚及石鯽及多一作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

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

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也脩脯糈糈音

音胥祭祀米糝諸韻皆從禾酒陰一作虔則

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

野中無麓峨水出焉公集雷塘東流入于潯

水

河東先生集卷第二十九

東品朝雲
鵝於豈梓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

書明謗責躬

寄許京兆孟容書

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

丞京兆尹公謫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為地一除罪耳籍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

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

病所集痞結伏積痞腹中結不食自飽或時

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一作非獨瘴癘為

也瘴音障忽捧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

使膏肓沉沒成十年左傳晉侯夢疾為二豎

我何膏謂連心之脂膏復起為人夫何素望

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

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

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

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

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軌軌不安貌

音兀。一作末凡事壅隔一作事很忤貴近

狂踈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

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

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

讀以此大罪之外詎訶萬端誣音旁午搆扇

盡為敵讎作便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

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見不敢為他人道說

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

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

善地無分毫事一作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

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更字無以希望外之

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

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無得二字

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

降罰又不能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十日盧氏卒猶對人

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

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獠夷名音僚卑濕昏霧

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

怛當各切心腸沸熱腸一作骨榮榮孤立未有子息荒

隅中少士人女子一無女子二字無與為婚世亦不

肯與罪大者親昵罪大者一作罪人以是嗣續之重

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

後繼者惇惇然一作慄慄然欷歔惴惕恐此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

憫惜也先墓所在城南一無所字無異子弟為主

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于亡不一至鄉閭

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

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

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

毋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

而揖之孟子脅有譎笑病于夏畦音攜無不受子孫

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

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

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

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

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

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僂音戮復何

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耶是

以當食不知辛酸節過洗沐盥漱盥音管又古玩切

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

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

分被謗議晏本作被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

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疑

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娶孤女云擗婦翁者漢

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第婦翁寧有之邪倫曰

臣三娶妻皆無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

父○擗陟瓜切禮記管敬

先史籍冊一作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子禮記管敬

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臣章被不孝

之名孟子禮之稱孟子公都子曰臣章通國皆

謂不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今已無

古人之實為一字而有其詬欲望世人之明已

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

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

而後告歸者至而歸劉寬下車歸牛鄉人

金亡金郎大慙劉寬

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

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愧而送還

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

詹東傳於晉終以無死國語文公伐鄭欲得

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據鼎耳而疾鐘儀南音

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重為之禮

卒獲反國儀成九年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

禮使來歸求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襄二十一年左傳樂

成南音楚聲叔向子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

必邪范座騎危座才戈切以生易死史記魏

使人謂魏王為我殺范座吾獻地王使捕之

如以生座市有如何座死趙荆通據鼎耳荆苦

為齊上客高帝誅韓信信曰悔不用荆通之

其土云云上乃救之據鼎耳言將烹也張蒼

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請通為客張蒼

韓信伏斧鑕鑕音質終取將相西漢張蒼從

當斬解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至

孝文時為相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當

斬適見滕公公奇其言鄒陽獄中以書自活

釋勿斬其後拜大將羊勝公孫詭等疾陽

西漢鄒陽從梁孝王遊殺之陽從獄中上書

惡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屬害之出

奏之王賈生斥逐復召宣室西漢賈誼洛陽人

為長沙王傳歲余文帝倪寬擯死後至御史

思誼徵之入見宣室從史之北地視畜其

大夫西漢倪寬為廷尉文學卒史以儒生不

後議封禪事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

拜御史大夫宗高園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

可東

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渙忍

說文恇怯也渙忍垢濁也楚詞切下才末伎

又嬰恐懼痼病病一作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

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

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

才劣才一作志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覩縷覩縷說

也一曰委曲上力禾切下音呂覩當從爵俗作爾非神志荒耗前後遺

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抵滯今

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

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

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士一作上亦不堪當世用

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

但以存通家宗祀乃念存一無字有可動心者操

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雖一無字退託先人

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

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

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

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戀一本亦

作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楊憑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李因劾

憑江西姦賊憲宗貶為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公嘗遺憑子誨

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

大恩澤丈人之寬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亦云丈人旦

夕歸朝廷復為大僚必元和五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

任子淵曰丈人字俗以為

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大抵亦尊者之稱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

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壯一作鋪

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

雋音俊

難於今之

世次及文章未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宗

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

是與復有

一作是乃為若

公言顯賞許其素尚

許一作取

而其忠誠者

忠一作中

是用踊躍敬懼類嚮時所

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

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

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

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

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
之而耻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陶書曰

在知人安民禹曰吁孔子亦曰失之子羽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失之宰我以貌取人

史記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

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下斯而言知而

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

武馮衍不用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

竟不獲用焉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

晉史載記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為秦吏部

令史後事姚萇為佐命元功萇既敗符堅遣

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畧之儔而

朕不知其亡也不亦是皆終日號鳴大吒吒

宜乎王景畧各猛也也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

得以代廉頗史記趙奢傳趙孝成王使廉頗

患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王以

括代頗括之母諫王括徒能讀父書而父子

異心王不馬謖得以惑孔明也蜀志馬謖字

聽果敗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謂亮曰

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謂不然以謖為參

亭為張郃所破謖音縮今之若此類者不
乏於世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

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

為二千石西漢周仁其先任城人武帝立以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

老許靖以人譽而致三公先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先主

以此薄靖不用法正曰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謂公為賤賢也於是

靖為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

言朴愚無害者蕭何無害謂不刻害也其於

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

擊柝以往孟子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夜所

也他則必敬其事而後其食愈上則及物

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昔哉今之言曰某子長

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

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

去揭舉也蒙以絃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

而無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

益於世用不字下一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論語司馬牛問仁子

也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

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

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說文甚毒也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

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屈原馬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司馬遷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累力若皆為之

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可知之

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

此耳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大曆九年

憑中進士十二年疑中進士十三年凌中進士皆有名時號三楊天下號為

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凌子元和二年中進士敬之字茂孝常為

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

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

老生直趣堯舜之道一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

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

未獨采取何如爾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

幸聯得申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

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

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

陵來武陵元和二年中進士三年謫永州美其齒少才氣壯健

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

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

然彼人古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

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

河東卷三
齊美堂

能動人安肯傳其書

楊雄贊桓譚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

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

譚音覃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

原奧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

明如賈誼專如楊雄猶為今之人一笑字有則世

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

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文人

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

以盡訓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

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

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

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

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

來痞氣尤甚加以眾疾動作不常眊眊然目

少睛音冒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說文霾風雨上也詩終風

音埋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

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

州多火災晏本無五年之間四為天火所迫

作天一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

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

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意一作志矻矻自苦與

硃同丘八切說文以危傷敗之竟哉中心之

悃悃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許京兆孟容也

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

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

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為幸敢有他

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

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

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

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

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

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

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

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意息矣身

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

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公娶疑女正元十五年八月

年二月十三日卒寡居十餘年嘗一男子晏本無然

無一日之命

楊氏孕而不育

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

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

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

之德使有世嗣

一作祀

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

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

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也

厭棄也

丈人旦

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

穎

寫曩布之座右

一作不任感激之至宗元

再拜

與裴墳書

裴墳墟之弟字行具此書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

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

棄惟應叔輩一二公獨未耳

一作未下耳

僕未之

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

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

賢幸乃一售

售賈也音壽

不得者壽張排根

書人或

講張為詐也。壽音翰

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

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

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
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以
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
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
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太立長使僕輩
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
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
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尙束者寡其爲不一
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

尙能恥之

劉向別錄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

之吹律而溫氣至

今若應叔輩知我豈下鄒

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

虜聞吉語矣

時吐突承璀討鎮冀王承宗鎮

宗之先武俊亦本契

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

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

流言飛文

或者其

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

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

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

十四兄嘗得數書一無嘗得二字無恙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宜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按俛本傳貞元中及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為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

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

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

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艱音平

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岁岁

而造其門哉岁魚及切。門一作間下無哉字其求進而退

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

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

然僕當時年三十三未貞元年甚少自御史裏行

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

怪怒媚嫉

媚妬也音冒

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

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

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

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

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囂音虛驕切漸成怪

民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讎人之心詈一作言

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

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

過大恩甚乃以致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

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

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

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為罪况知之勿

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

臄臄足腫也馳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

寒中體則肌革瘰癧瘰癧寒病切毛髮蕭條瞿然

瞿音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

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孟子南蠻鳩舌

決啁音卓音鳩音卓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

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許堯切晝夜滿耳聞北

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

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

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

尚口乃竅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

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說文瘖不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

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

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

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

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

力袂切彌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

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

見白使受天澤餘潤是時吐突承璀討王承宗公有望於賊平慶宥

及罪耳雖朽枿腐敗二枿伐木餘也牙割牙結不

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
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
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甿說文一廛一畝半朝
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木鐸者金
事振金鐸文事振獻之法法官正殿也路寢增聖
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
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

按建本傳貞元中補
校書郎德宗思得文
學者或以建開帝問左右宰相
鄭餘慶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

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
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
士

杓直足下

建字杓直遜之
弟也杓音標

州傳遽至

傳驛也
音篆

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禹錫字得足下前次

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藿徒切聞人

足音則足然喜莊子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魅

足然而喜矣是
喜貌巨恭切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

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瘖疾

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

南人擯榔餘甘破决壅隔大過作隔塞陰邪雖

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顫寒動也坐則髀痺

髀股也痺足氣不生也所欲者補氣豐血彊

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

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

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蝮蛇

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一名反鼻虺色如

鼻俗呼土虺○虺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

許偉切蝮芳六切即畏射工沙蟲詩為鬼為蟻亦謂之短狐即

射工也亦名水弩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痂痂

一也羽流切時到幽樹好石斲得一笑已復不

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周禮三罰而歸于圜土注云圜土有獄城

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

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八尺曰尋終不

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

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

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

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時建為翰

林學士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癯殘頑

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建程猶也

唯欲為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

老農女為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

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

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為三十年客耳或三

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為

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

作四前過三十七年元和四年公年三十七與瞬息無異

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

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

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列子榮啓期曰貧者士之

常死之終者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

白常州煦僕煦吹也吁句况羽二切僕豈敢眾人待常

州耶若眾人一作若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

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

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

敦詩在近地敦詩崔群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

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或誤作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

觀集中送苑論序謂初與論同薦于京師是歲

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

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

下竝就以重輕之試顧公蓋少連

也今必少連子也少連傳云始

意者必少連子也少連傳云始

同止翰林院則顧氏子豈師

閔耶十郎一本作十郎

四月五日一作月日門生守永州司馬負外置同正負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

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

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

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煦

煦起起煦吹也起起也上便僻匍匐以非

乎人而售乎已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颺

逝颺甲切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懼恐世

人之非已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

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

不為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

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

九人貞元九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執

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

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

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禹錫正元遑遑

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

時顯增榮謚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滅

門生先寵不意瓌瓌者晉書習鑿齒傳瓌瓌

音瓌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

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

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

往古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

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

憤悱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

擯抑擯弃也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

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將

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

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嘗不欲言

之今懼老死瘴土中_中有而他人無以辨其志
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_{論語}
言之不出耻也儻或萬萬有一可異復得處人
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淨_{浪音}
郎書不能既_{一作就}宗元謹再拜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

東吳郭雲
鵬校壽梓

卷一